建党百年

与弹片共舞

——记浙江交通劳模宣讲团成员、全国劳模吴建林

■姚文明

冰冷与滚烫 是一枚手雷的温度
那年你20岁
它滚落在你右肩带着嗞嗞的声响
三秒 只有三秒
而四周是和你一起埋伏的战友

三秒 艰难而果断的三秒
究竟是怎样的勇气 胆魄与担当
使你完成了一次惊天的壮举
你将手雷 甩向了自己身下的掩体

在惊天动地的巨响中你被高高抛向天空
老山前线一定会记得
记得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二十多枚冒着硝烟滚烫的弹片
狰狞地扑向你左侧的躯体

那一刻 犹如一道升腾的闪电
将英雄这一民族精神的图腾
再一次定格在 共和国的版图上
定格在48小时前你宣誓的鲜红党旗上
这是一场用生命铺就的出征
这是一场舍生忘死慷慨赴义的冲锋

身负重伤却奇迹般生还
在后方医院 你感觉像进了天堂
然而伤残终使你艰难地做出了选择
“忘了你是战斗英雄吧
让下半辈子的人生 一样精彩”
这是指导员送你的临别赠言

脱下热血染过的戎装
带着身上二十多枚再也无法取出的弹片
你走向古老的京杭大运河走向思古桥

这是一片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每天数以千计的货船
弥漫着随时都会发生的堵航

面对老百姓求助的目光
你的心一次次灌满苦涩的煎熬
为了疏通航道 你可以几天几夜不合眼
为运输重要的物资护航
为滞留的船民们送去新鲜的蔬菜口粮送去希望

严寒酷暑 风里浪尖
是制服上的帽徽领章
更是同舟共济的真情守望
你是一名执法队员
但船民们更愿意远远地喊你一声“吴大哥”

这声亲切的称呼会让你想起
那年刚穿上军装就一头扎进长江抗洪抢险的大堤
打木桩 扛沙包 筑堤坝
连续四十多天没日没夜地奋战 激情燃烧

这声亲切的称呼
会让你想起那些永远留在战场的战友
想起他们 总让你热泪盈眶
你多想再一次与他们紧紧拥抱
在阳光下 在七月的风里

你们曾一起在党旗下宣誓
这份铭刻在骨子里的矢志不渝
会带着你们共同的誓言继续奔跑
把热切的脚步 灼热的心跳 无私的光芒
洒满船舱 航道 洒满船民们的心房

那残留在体内的二十多枚弹片
是穿行在你身体里的炮火和硝烟
是与你的骨骼意志与信念一起生长的钢筋铁骨
是37年前的那道闪电
让你随时做着冲锋的准备

2016年7月的一天
一艘装满矿粉的货船突然起火
你快速封锁航道 安全撤离船员
当听说船舱里还有四罐煤气瓶
而岸边就是水上加油站
你义无反顾一头扎进船舱
扛过已被烧得滚烫的煤气瓶 投进滚滚江河

这样的勇气与胆魄总是在性命攸关的时刻出现
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深夜
你又以这样的生死时速
跳进冰冷的河水 托举起落水女子的生命
我仿佛听到了浪花的激荡
那是人间大爱在你骨骼里的交响与碰撞

弹片埋伏在你的身体
是隐隐的疼痛 无声的噬咬
37年了 它已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与骨肉相连 融进血液

弹片驻扎在你的身体是信念 意志
是铸铁成钢的火苗
它与民族的脊梁浇筑在一起
是这片土地 最闪亮的坐标

请记住他的名字
请记住 千千万万个和吴建林一样的英雄
在那面印着镰刀铁锤的党旗下
他们是迎着朝阳吹响的军号
那用弹片铸就的信念
无比忠诚的 飞舞在共和国广阔的原野
红色的血脉 强劲的心脏
古老而又崭新的航道上

难忘记忆

物是人非情依旧

25年前的原武康工务段撤并集体照。

■陈慈林 文/图

前些时,虽有台风带来的大雨,60多名曾在原武康工务段工作过的老同志,还是分别从上海、湖州、长兴、德清等地专程到杭州,与在杭同事共聚伍公山某茶楼,重叙旧情、共话当年。我25年前拍摄的一张老照片(见图)成为微信群刷屏的目标,许多人寻找自己在照片上位置的同时,都感叹“物是人非情依旧”。

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难忘瞬间,也承载着原武康工务段很多干部职工的岁月记忆:上海铁路局调整生产力布局,已建立24年多的武康工务段被撤消,成建制并入杭州东工务段。

建立于1972年2月的武康工务段地处杭(州)牛(头山)支线,原属地方铁路,1973年7月划归国铁后改称杭(州)长(兴)线。我1973年8月从煤山机务段调到该段时,段机关所在地还只有几十名职工,管辖的线桥隧设备还不如现在的一个车间多。每天只有2对来往于杭州至牛头山间的普客,150多公里路程要跑5个多小时,被人戏称为“牛车”。

杭牛线修建初期,主要用于运煤,线路等级不高;又因地处浙北丘陵地带,有不少半径350米的曲线、20‰的陡坡,还有当时华东铁路最长的彭公隧道,设备情况非常复杂。更麻烦的是,因地处杭嘉湖水乡,河流密布,地下水位高,1958年修筑路基时,土方都凭人抬肩扛,未经大型机械压实。当地年均降水量超过2000毫米,每逢梅雨季节,虽然全段干部职工高度戒备,但水淹路基、洪水冲刷桥梁护坡、冲垮路基土方等险情还是经常发生。印象中有两次水害特别严重:1984年7月3日凌晨,暴雨引起上游水库溃堤,杭长25号桥杭州端桥头被冲毁30多米路基,2根钢轨悬在10多米高处,变成“铁索桥”,幸亏被冒雨巡查的职工及时发现,拦停列车、封锁线路,防止了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

1996年6月30日,因三天内降雨量接近1000毫米,全线10多处线路路基被冲毁,地处水库泄洪区的石濑站至仓前站区间300多米线路被淹,水深2米多。

这两次抗洪抢险全段干部职工全员参与,为了早点开通线路,职工们夜以继日抢修线桥设备,连家属都送水送饭到工地。我拍摄的“6·30”抢险电视新闻经德清电视台上传,还在浙江卫视和央视国际频道的“中国新闻”播出,对抢险职工鼓舞很大。

1994年6月30日,长兴至宣州段通车,杭长支线升格为宣(州)杭(州)干线,成为华东二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鼓舞了武康工务段干部职工。

作为宣杭线上两家铁路站段之一,武康工务段积极参与当地各项公益活动,产生了临终还嘱托妻子继续捐助希望工程的优秀共产党员姬常青等先进人物,展现了铁路企业和职工的良好精神风貌。1996年,武康工务段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省级文明单位。

因铁路改革需要,路局首次大规模调整生产力布局,被撤并的武康工务段干部职工虽有万般不舍,但也懂得一切行动听指挥和个人利益服从改革大局的道理。为了对这段生活留下纪念,我在原段机关大楼前拍摄了这张集体照。那一刻,原段机关、检修车间和劳动服务分公司在家职工和部分家属都闻讯而来,竟然达到140多人,这也是我至今拍摄过人数最多的一张集体照。

留在画面里的这些笑脸,仿佛能穿透时空,至今仍深烙在大家的记忆里。

闲情逸致

阳台上的辣椒

■徐时松

阳台上有几只空花盆,母亲拿它来种辣椒。我数了数,一共是八株,辣椒苗是小区热心的吴阿姨送的,栽种时是四月的春天。

我经常跟辣椒会面,时常去阳台站一会儿。很快地,这几株辣椒成了我的朋友。

我拍了几张长得生机勃勃的辣椒照片,发给几位朋友。“这是什么植物?”有朋友问。可想而知,猜中的人有,猜不中的更多。有的人说是黄秋葵,还有的人说是桑树。

最高兴的是母亲。她像侍弄农村的广阔菜地,施肥、浇水、除草,每天检阅着她的成果。有一天,风把一株辣椒苗吹折了,母亲找来一根细棍子,插在土壤里,把辣椒苗扶正,用细绳索绑在棍子上面。这就像骨科医生帮病人接骨一样,想方设法挽救着辣椒的生命。入梅后,有两株辣椒长了虫子,母亲轻抚绿叶,手工除掉了一个个虫卵,让辣椒又重获生机,茁壮生长。

在互相陪伴过程中,我目睹了柔弱的辣椒苗逐渐在风雨中,变得粗壮起来,慢慢地开出不少白色小花。在这种注视的场景中,让我有了很多辣椒菜肴的想象。如成都的兔头,又麻又辣,辣得你流眼泪,辣得你醍醐灌顶;像恩施利川的小龙虾,辣得你不停地想喝水,感受中国凉城的凉爽与热情。也许,还会让你想起早年读书求学时候,每个星期拿到学校里去的咸菜,里面有白菜秆、洋芋、生姜、萝卜、辣椒等。易于保存的咸菜,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这几株辣椒,丰富了我的生活。有时,我也会发出感慨,幸福的感觉,有时只需要几株辣椒,就像城市每天的平淡生活,它蕴藏着苦辣与酸甜,也需要一点温暖与感动。

夏至前后,天气逐渐热起来,辣椒常常白天被太阳晒得蔫蔫的,清晨又会完好如初。在一个个寂静的夜晚,辣椒也会安然入睡。睡梦中,这几株辣椒又会变得硕果累累的样子。

阳光洒落 郭任坤 摄

微型小说

提前半小时

■熊燕君

五年前,他走进了一家企业。

每天去上班,他比单位其他员工提前半小时,严寒酷暑,风雨无阻。五年过去了,他一直坚持这么做。这一切,领导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个别员工看在眼里,却恨在心里。领导喜欢他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个别员工恨他每天提前半小时,担心领导也会让他每天上班提前半小时。时间长了,员工们不再担心了,领导并没有让他们提前半小时上班。

五年后的一天早上,他感觉身体不适,没有像往常一样提前半小时去上班,赶到单位时,离规定的上班时间差了两分钟。

他到办公室刚坐下来,领导走了进来,脸色很难看:“你怎么这么晚才来? 我来找你三趟了,你以后再这样,我要按制度处罚你!”

领导走后,他一脸茫然,自言自语:“我没迟到呀,领导怎么说我这么晚才来?”

百姓故事

红色摇篮

■李仙正

躺在床上,微微合上双目,仿佛梦回军营。我是一个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一样的青春年华成就了别样的风采,集合在八一军旗上悠悠飞扬。

18岁那年,在“欢迎新战友”声中,我走进军营。虽然,当兵学到的文化知识有限,但可以学到地方上无法学到的东西,尤其是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让身心接受全面的洗礼。那是阳刚之气的战士魂魄,磨砺坐如钟、立如松、行如风的刚强体魄,一般人难以具备的担当与无私、顽强与勇敢的刚毅性格,遇事淡定、处事不惊。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军营里,严格执行“内务、队列、纪律”三大条令,规范“直线”+“方块”的生活模式。即:整齐划一的内务卫生,把毛巾、牙杯、牙膏、牙刷摆成像“直线”,把被子叠成像“方块”;一支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人民军队,是“钢铁集体”化身,队伍列队像条直线、像块钢铁……

入伍前,听退伍老兵说,新兵连集训是最艰苦的。而我所在炮兵部队,新兵的训练课目,要求不高,离“魔鬼”训练相差甚远,单兵战术、摸爬滚打、擒拿格斗等“十八般武艺”,都不如步兵兄弟。譬如,投手榴弹18米及格,而步兵25米及格;我们空手5公里越野,而步兵背上背包、扛一支自动步枪、三五颗手榴弹。

走向练兵场,荡漾青春激情,整齐雄壮步伐,伴随“一、二、三、四”响亮节拍。可原计划三个月的新兵集训,结果提前一个月“毕业”了。当时,新兵营召开动员会,将派兵支援地方上春运安保工作。动员时首长大声问道:“大家有没有信心?”全营官兵许下诺言:“保证完成任务,请首长放心!”随后,向我们颁发红领章和红帽徽。

当新兵们身穿红领章的绿军装,头戴红五星帽徽的军帽,晃动在营房时,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站在整容镜前,一个敬礼动作,默默对镜子里的自己说:“嘿嘿,我成了合格军人!”第二天,全营三个新兵连,二三百名战士,开拔到常州火车站“驻防”。我们戴上“值勤”的红袖章,服务群众,安全检查,维护春运秩序,严防违禁物品进站上车。

我们在新建的幼儿园安营扎寨。原来,铁路上为小朋友准备的弹簧床,让我们先用。那些床,宽度约60厘米,上下铺,可拆卸,钢丝网替代床板,四周拉着弹簧。一个较胖的家伙睡上铺,他一旦上床休息,钢丝网就“凹”下来。我盯着凹状“床顶”,无奈到极点。若是那家伙伸腿、翻身、打呼噜、打喷嚏,或列车“咔嚓、咔嚓”经过,无疑加剧了我的“失眠症”,感觉到“地动床摇”,弹簧床连我一起在摇摆。

夜深沉,难入梦。我躺在幼儿园的弹簧床上,耳闻战友们酣睡的呼吸声,仿佛自己就躺在婴儿的摇篮里,有位母亲守在婴儿的摇篮边。这让我感受到军营生活的温暖,“红色摇篮”成长的快乐。

青春步履,新兵足迹。当年睡的弹簧床,我用自己的方式匆匆记录“红色摇篮”,足够让我留下最珍贵的记忆,回味一生。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悔。

凡人故事

写诗的打工人

■王珍

微信群上的文学社,一群舞文弄墨的人。有位叫江南风的微友,很勤奋,隔三岔五就有诗句三两行,低吟浅唱生活的美好、人生的小确幸。童年、秋千、母亲、故乡、陌上花开、梦里青草地……全都是细腻、含蓄、温婉的句子,清新、明亮、向上的格调,刚正不阿的风骨和高洁而不媚不俗的情操。所以,就想当然,以为作者江南风是一位很有生活情致、很有文化追求的女子。

而作者的简介是这么写的:“江南风,男,网名:故乡人、现实。来自安徽文都桐城,现蜗居杭州。闲暇时,炮制几行长短句。喜欢,仅此而已。”于是,我又想当然,他一定是一位工作比较清闲、生活也蛮安逸的小白领吧。

直到有一天,我得知他和妻子都是杭城艰辛的中年打工人。且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非常大。但他们夫妻合力,生活目标非常清晰,要在杭城边缘安一个简单、温暖的家。

和那些夸夸其谈、成天空想什么财务自由的人完全不同,他们相当务实,脚踏实地,夫妇两人都打两份甚至更多份的工,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干,从来不挑剔,只要力所能及。他们穿着朴素但洗得干干净净的工作服,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全年无休,不分昼夜,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干活,用汗水创建自己平凡、简朴、心安的生活。就像一个段子说的那样:“生活里80%的痛苦来源于打工。但是我知道,如果不打工,就会有100%的痛苦。所以在打工和没钱之间,我选择打工!”

虽然起早摸黑地干活,拿着微薄的工资,做着辛苦繁重的工作。但不卑不亢,于平凡中透露出追求,在艰辛里生长着一种不屈的坚强。情不自禁想起了一个笑话:“过安检的时候检测仪一直响。安检的姐姐让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检查过了,还是一直响。然后,她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我打工的。她说:好家伙,难怪检测出了钢铁般的意志。”

我以前对社会底层艰苦打拼的人,想当然,以为打牌、搓麻、泡网吧、玩游戏就是他们的工余生活。但这位写诗的江南风彻底刷新了我对打工人的成见。他让我觉得“社会底层”这个词有点不恰当,靠双手去实现出彩人生,怎么能分得出高低贵贱呢? 他虽然艰辛清贫,但并不妨碍他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没有时间抱怨哀叹,因为浓浓的诗意早已密密麻麻地植入在他劳作的间隙里,带着茁壮鲜活的草根,顽强地生长着,像生机盎然但并不卑微的小草,是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是苏轼的“天涯何处无芳草”。

也许是没有大把的时间可供他用来写诗吧,他的诗非常精练简短,清晰明了。不刻意修饰装点,也不特别罗列堆砌。辞藻清雅素净,却又特征鲜明、传神,细节盎然、生动。一首诗往往只是精挑细选的十来个字,至多二三十个字。这也恰好和他的家乡“桐城派”的文风一脉相承。如《芙蓉出水时》:“涅槃于/暗黑里的灵魂/执着那份硬骨/向阳/高擎一颗丹心”;又如《浅夏香浓》:“阳光/只是稍许提了提神/那尖尖的小荷/诱/一只又一只蜻蜓”。仿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蜻蜓,嗅着江南风,飞到杭州西湖,又在小荷上作了一次停留。

当然,他并非只是荡漾于荷塘微澜间的江南风,还会韵律独特地发出《夏天的声音》:“那瓶冰镇/来得多么及时/融化的一滴阳光/落在脚手架/高叫着/爽”;还有意境清丽的《暗香疏影》:“帘外/半卷着朦胧的月光/一朵浅笑/正/摇曳在梦里”。诗句中,有独特的传统文化精神,和时代风尚糅合之后,所焕发出来的全新活力和张力。

江南风的诗歌,恰似他的生活态度,并非只是乡愁和忧伤,极少顾影自怜,更不会有无病呻吟。大多蓬勃向上,歌唱生命阳光最温暖。能读出一种独特的励志感,或者说是一种“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无畏无惧气概。其实,这位写诗的江南风在做打工人的时候,他的名字叫郭道生。